



房角石

# 誰來溫暖 孤寂的小心靈?

● 張艷艷



高義的家——簡陋的泥磚屋。

一位受助的孩子曾問：「叔叔，你為什麼這樣愛我們？」

叔叔笑著回答說：「不為什麼，因為我視你們是我的孩子。」

孩子立即說：「那麼我要做你的好孩子。」

在房角石服侍多年，遇見過不少天真爛漫的小臉孔，他們純樸可愛，可是在無知的年紀卻要承受與年紀不相符的種種生活上的煎熬。

## 祖孫倆相依為命

高義，湖南省寧鄉縣孤兒計劃中的受助者，他剛出生，媽媽就因著早產，加上當地醫療設備條件差，延誤了搶救而離世；其後他爸爸熬不住生活的苦澀，服毒自盡。一歲半的高義從此便與五十多歲的奶奶相依為命。奶奶是一位老老實實的農民，沒有接受過什麼教育，幾年前丈夫因重病去世，留下她一人獨力照顧兒子遺下的孫子。高義與奶奶住在四面漆黑的土磚屋，家中沒有家具，只有一張父母留下的大床和一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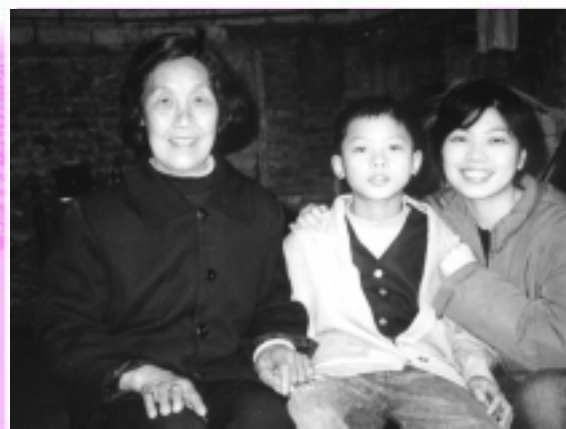
破舊的小方桌，平時高義就是利用這張只有幾塊木板條架成的小桌板做作業、寫作文。

奶孫倆是靠著當地的村政府施予微薄的糧食為生。奶奶身體多病，為了讓高義能讀書，開墾了家門口的一小塊地種植蔬菜，賣菜得來的幾十塊就是家中全部的收入。奶奶唯一的心願就是高義將來能成材，自力更生，回饋社會；但無奈的想到自己年紀日趨老邁，擔心再無法照顧年幼的高義，並支付他繼續升學的费用。

## 孤寡老人難承受

這年，高義正唸五年級，瘦弱的身軀幽幽地透出堅毅的氣質，當我問及他的志願時，他以標準的普通話堅定地說：「我長大後要當醫生，當一名優秀的醫生，幫助所有的窮人！」從官員和鄉鄰的口中知道，高義雖然從小就沒有父母親的照顧和愛護，但他很懂事、很自律，平日除了幫奶奶做飯摘菜外，就是看書做作業。高義領我走進他那地面不平的泥土房間，在微弱的光線下，我看到粘滿在牆壁上一張張發黃了的「三好學生獎狀」，這是他用功的成果。看著高義沉默木訥的小面孔，我忍不住問：「高義，你念爹媽嗎？」他點了點頭，馬上把頭深深地埋在頸脖下，瘦長的身子微微地輕顫著，我輕輕地把他摟了一下。十歲的他一直以來就是這樣默默地把思念之情埋在心底處！

房角石協會能做的，除了為高義解決當急所需要的學費外，就是送上溫暖的問候和祝福。記得初次與奶奶見面，她用那雙粗糙滿佈裂痕的雙手緊緊地握著我，含著淚哽咽地說：「謝謝！謝謝！你們幫幫我小孫



作者(右)與高義及他的奶奶。

兒，他從小就沒有了媽，未嘗媽媽愛的感覺。我又不懂得如何管教他，看見他和其他小孩合不來，我的心就疼得很！」從奶奶真摯無奈的眼神中，我感受到教導孤孩的責任，並非一個孤寡老人所能承受的啊。

## 孤寂心靈需要你

在中國，有不少從小就缺乏父母親愛的小孩子，他們有些流浪街頭，有些被賣到遠方，有些被遺棄在街頭的一角，有些像高義般幸好的還有奶奶爺爺的照顧，但在心靈深處卻寂寞孤獨。記得曾收過一封初一男生的信，他說：「姐姐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多麼的想念我父親，每當伸手向母親要錢買本子、買筆時，母親總是含著淚水搖搖頭；每當新學期，枯瘦的母親就東借西湊，最後還拉著我、哭著臉的向班主任求情……。每年這些日子我都在心裡苦喊著：爹呀爹，你為什麼要死得那麼早？」

在襁褓中享受父母親的愛，本來就是小孩子基本的權利，無憂無慮地生活，是他們成長應有的天地。但看見在中國這一片黃土地上，因著很多環境的因素，有不少失去雙親的小孩，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，沒有笑，沒有甜；只有憂、只有苦——憂生活所需，苦無人照顧。今天我們可以付出的可能是很微小，但我相信天父既然將傳遞愛及真理的使命交付了我和你，而這一份來自天上父親的愛，必定能溫暖我們骨肉至親的孤寂小心靈。✠

(作者為房角石協合同工，專責湖南地區事工)

我和 Joyce 漸漸長大，更多了解到父母的宣教工作，他們也開始與我們分享在事奉上會遇到的困難，因為他們相信宣教

## 非一般的體驗

日本的小學經常舉辦一些家長聚會。其他同學的母親只須料理家務，而我的母親卻忙於服侍教會和學習語言，因此很多時候都不能出席家長會。在日本，如果你表現得和別人不一樣的話，總會被人投以奇異的眼光。那時，看見同學都有母親相伴，我真的很不自在！父母知情後，從此雖然忙碌，也盡量抽空與我們一起參與學校活動。

最初到日本宣教時，我和 Joyce 並不喜歡那裡，常常想著要回香港，我們根本不明白為什麼父母要留在那裡？但隨著時間的過去，我們已接受在日本生活的事實。當時父母一邊照顧我們，一邊忙於學習語言。

在我七歲的時候，父母成為宣教士。至於他們是怎樣成為宣教士，我已經印象模糊。事實上，我並不覺得我的父母像「一般家庭」的父母。在我和妹妹愛琳 (Joyce) 小時候，父母已經參與很多不同類型的教會事工，又到神學院唸書，預備踏上宣教的事奉。當然，身為父母，看到我和 Joyce 做得不好，譬如沒有收拾房間時，他們一樣會責罰我們。

## 非一般的父母



Karen (右) 與室友



# 非一般的父母 非一般的子女

## 宣教士子女眼中的父母

文：王巧琳 (Karen Wong)

譯：招淑英



Karen (右一) 與父母、妹妹攝於學校前。

並不只是他倆的事，而是整個家庭的參與。我和 Joyce 常會問父母發生了什麼事、工作如何等，他們也很樂意分享。

作為一個傳道人或宣教士的孩子，我們的行為常常受到別人的注意和評論。因此，父母對我和妹妹的行為有一定的要求，即使在教會或其他公開場合也非常嚴厲。這是我年少時很難理解的，因為有時候我也想調皮、反叛一下，但我知道，如果我這樣做，別人就會對父母作出負面的評價，也會影響他們的工作。

如果有人問我：「你會不希望父母不是宣教士？」我大概不知怎樣回答。雖然我也希望像其他平凡的孩子般在本地學校唸書，做一般孩子常做的事；但因著父母是傳道人，我有機會體驗更多的事情，對生命和對神也有更深刻的認識。當我看到父母與別人談論神，看到神怎樣在人身工作，我真體會到神的存在。既然可親眼見到神的工作，我還有什麼奢求呢？✠

(編按：王巧琳今年十八歲，在香港出生，七歲時和妹妹 Joyce 隨父母王興基、王慶愛梅宣教士到日本宣教。她曾經在香港、新加坡和日本的本地或國際學校讀書，現與妹妹於馬來西亞達叻國際學校寄宿。)